

## ■奉人纪事

## “桑榆”礼赞

□记者 陈培芳  
通讯员 王权

讨论写作技巧,分析文章内涵,交流灵感来源……日前,“红桑榆”文学社茶话会在老年大学文学班教室展开,成员们用自己方式,述说着各自的文学梦,气氛热闹和温馨。

文学梦从黄昏开始。在奉化,活跃着这样一群老年人,他们有的年逾花甲,有的已是古稀,最大的已是八十开外的耄耋老人,却抱着同一个文学梦,在暮年晚秋,成立“红桑榆”文学社。他们步出课堂,服务社会,构建了交流平台,让那些对读书写作有着浓厚兴趣和不懈追求的老年人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他们平

凡,却有着不凡的成绩和坚守。

奉化老年大学“红桑榆”文学社成立于2015年5月,前身是2012年5月组建的以老年大学语文班学员为主体的课外兴趣小组,取名为“红桑榆”文学沙龙,首批成员仅10人。2015年,随着成员的不断加入,原沙龙组织提升为“红桑榆”文学社,在服务社会上立足新定位,展示新作为。他们以“留住旧村记忆,展示新居风貌”为主题,全体成员深入“城中村”改造一线,遍访锦屏街道长汀村,岳林街道斗门、牌门、倪家碛、王叶、梁家墩、前后方等9村,汇集和整合已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落所积淀的主要古文化元素,为当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保护和守望古村落文化,作出了老年人的一份

绵薄之力。他们在记录这些传统村落文化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在旧城改造中克难攻坚、善作善成的政府职能部门和一线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并创作完成了集体力作《嬗变》一书,为奉化市民留下了一部不可多得的乡土史料。

2016年起,“红桑榆”成员聚焦葛吞水库建设这一社会热点,着手对库区4个行政村及3个自然村的实地采访,旨在保留和传承库区迁移村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成果。他们克服天气炎热、交通不便、社会人脉关系狭窄及采访对象难找、受访人语言表达难释等重重困难,用脚步丈量现场,用心沟通对象,用镜头和笔墨记录实景,系统搜集了涉及村史沿革、人文遗迹和经济发展状

况等资料。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采编,《乡愁》一书于2017年10月出版问世,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所在村的历史风貌,以他们的辛勤付出,留住了时代记忆,传承了历史文明。

“红桑榆”成员在人生的晚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用文字谱写时代发展的新篇章,与文字作伴,讴歌时代的文明进步,点赞社会的新风貌。那些或清新平实或隽永优美的文章,紧扣时代脉搏,展示唯美姿态,闪烁着心灵的光泽和思想的光芒。也正是这些老年成员,在新时代的感召下,梦想点燃激情,夕阳再耀余晖,在孜孜不倦的笔耕中,实现了晚年的价值,发挥了他们尚存的余热。

## ■我的故事

## 过年

□陈亚青

小时候的年,是母亲匆忙的脚步,是煤油灯下晃动的身影,《游子吟》穿针引线的慈母,恰似我眼中任劳任怨的母亲。过年,她独当一面,棉被拆线、萱麻蚊帐下架,挽着去好几百米外河江里,溢满水的麻帐与被单,漂洗非常笨重费力,楼梯、木墙、窗檐,角角落落都不落下,擦洗得一尘不染,碗碟瓶罐,用温热碱水,抹几下就见釉彩如新,她把家里的陈年灰土,赶在辞旧迎新前,彻底水洗干净。接着就专心地筹备各种年味,灰缸里木炭火红,放只瓦罐深埋其中,煲一坛骨头黄豆汤,煨一罐清水猪蹄,煮笋干排骨,乌狼鲞烤肉,细致耗时的功夫菜,盛满坛坛罐罐。现在人崇尚的纯手工甜点,母亲按部就班制做,搓汤圆、糯米粉,她手推磨盘,把浸泡多日的糯米碾成米浆,然后用织布紧密的帆布袋,用棉袄严实实地包紧,在密不透风中发酵而成;模具印的红糖糯米糕,好看精致,用竹篮高高挂起,阴凉透气,不占位置而且保质。琳琅的年味,在母亲的巧手中慢慢完成。

小时候的年,在我,是漫长的等待,爱热闹爱口福,翘首以待久等不来。在祠堂面前,聚着每家闲着的耐,耐心地等待生产队分配黄牛肉,我家也能分到二三斤,有次老牛在倒地瞬间,它通人性似地流下眼泪,让人看了泛起酸味,只叹世界万物生存各异。家里养了一年的猪和鸡,哀哀地等着屠宰,重量级的肥猪,父母规划好了出售后的用途,扯几尺布,哥哥姐姐的书学费,亲戚之间礼尚往来,剩下猪头、猪舌、猪尾巴,象征全猪拜大年,祈求神灵来年风调雨顺吉祥如意。到大年三十,柴灶火旺,炊烟袅袅,余猪头鸡肉,

烤牛肉煎鱼,父母忙着祭祖送神,我们嗅着肉香在灶头打转。总算等到年夜饭上桌,鸡肉是少肉部位,牛肉每人也能尝到二三块,大口吃的是切得薄薄的猪头肉,还有一锅回头白菜年糕汤,说实在,那一年等一头的味道,比起新衣服与压岁钱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月初一,父亲照例会拎上牛皮纸包裹,里面有桂圆红枣核桃,首站拜访的是父亲的娘舅家,我穿上母亲准备的新衣,跟着他绕前转后,走直径抄近路,步行在田埂上,迎面会碰上三五成群的陌路人,行过注目礼,一样的神情,一样的匆忙。父亲的娘舅母,见到新年客人,笑脸笑成了一朵花,那种热情,看得出是发自内心的,酒酿猪油汤圆,很快地摆到了我们面前,百吃不厌,咬一口,猪油糖桂花流满碗,香糯甜糯,当汤圆落肚,身上也即刻暖和起来。然后父亲和长辈们,聊家长里短,谈收成年况,我在一旁听他们唠嗑家常。八仙桌上的鱼肉蔬菜一碗一碗地端上来,高脚凳横在旁,筵席就此开始,糯米酒飘香,白斩鸡腿鸡翅,红烧黄鱼,海蜇皮,芋头笋干三丁酱,炖成了酱色的蹄膀,让人暗咽口水,好客的主人,把最好的放到我碗里,够我津津有味地饱腹一顿。父亲一般挑些刚炒或煮的菜吃,几碗鲜美的肉鱼大菜,原封不动,礼让做客,为的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好让主人能招待下拨客人。

像这样送往迎来的拜访,每年要持续近十天。到了拜年快结束,我惦记着的这些高档菜肴,像鸡肉,掂匀盐,灌上酒,成为风味独特的酒醉鸡,鱼类估计已经索然无味,但家里的猫如获至宝,在一旁美美地享受这突如其来大餐。过了正月十五,这年的气氛慢慢淡去,人们把闲散的心,重新收起来,全力以赴去进行春天的播种。

## ■心香一瓣

## 笑迎夕阳美永在

□郭妙凤

我今年60岁了,平常总听有人讲:50岁、60岁就与美不沾边了。我想其实不然,我们这个年龄啊,自己已退休,子女已成家,没事就往老年大学里跑,稍微有兴趣就成群结伴出去游游玩玩,也打扮得干净时尚。夕阳红才是最美的年纪,温馨从容,我说啊!最美不过夕阳红!

我们美在从容。上年纪了,不像年少时的轻狂,没有了年轻时的浮躁,更没有争强好胜的冲动,多多少少历经了风雨的磨练变得温厚了,看世事风景也从容了,多了世故人生的成熟。回眸几十年的人生路,亲历的事情太多,所以也把什么都看透了,随心所欲,喜欢学习,也喜欢游山玩水,只要对健康有利,开心快乐,从容淡定,随遇而安。

我们美在沉静。生命之美,不在年龄,不在青春年少,像夕阳,焕发美丽和俊秀,让人浅唱低吟,不娇

揉不造作。

我们美在知足。到了我这个年龄,顺其自然,寄情山水,颐养天年,淡泊名利,学会舍弃,更爱生活,懂得珍惜,知足常乐!看奉化中山公园和每个小区的早晨,喜欢打太极拳的打拳;喜欢听京剧的打开录音机听京剧;喜欢唱歌的就自组乐队一起唱唱;喜欢跳的就到空旷广场舞上一阵……而后和几位老友聊聚友情,互道家常,欢声笑语悠闲自在。

我们美在明了。上年纪了,明白了轻松了,感觉非常悠哉,舒服幸福!不变的是高山流水,变的是来往人群;不变的是季节交替,变的是人性冷暖;不变的是光阴似箭,变的是人心如故。

我们美得坦然。夕阳所射出的五彩云霞,染红了半个天际,恰是我们又回到了过去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 ■岁月如歌

## 我在连队做文化工作

□王述梓

1956年1月,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当时我在岱山县东沙镇做业余教育工作,参加了镇党委组织的宣传实行义务兵役制活动,同时我也是一名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应征。那年国家首次征集义务兵,在农村征集青年农民的同时,也在城镇征集一部分在职干部和职工。就这样,我被批准应征入伍。

我分配在晒洒海军某部岸炮连测距班。同我一起分配到连队的有二十多名新兵,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约有十多位新战士没读过一天书。毛主席曾说:“没有文

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所以部队非常重视文化工作。我是师范毕业的,在新战士中学历最高,部队领导就叫我给文化水平低,甚至不识字的新战士上文化课。对于这个工作,我非常乐意,一教就是三年。连队在军训期间每周安排半天时间学文化,我教的是语文课,其实主要是教识字。战友们提高很快,有个战友不识字,一开始家里来信都叫我写,回信也叫我写。经过一年左右学习,看信写信不用人帮助了,听说他退伍后政府还给他安排了工

除了上课,连里还重视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连队俱乐部有黑板

报、墙报,内容有报刊摘录的新闻、连队消息、战士们写的稿子等。这方面工作也我负责,黑板报办得图文并茂,反映较好。我还在俱乐部大门口贴了一副领导题词的联句,在营房的墙上写了墙头字。我有时还动手写稿,如《指导员的军训动员报告》刊登在上级部队的内部刊物上;反映军民团结的《暴雨打鱼》一文被舟山电台录用广播。

连队还组织了乐器组、篮球队。乐器组有二胡、洋琴、三弦、大胡、秦琴等乐器,我被吸收入乐器组拉大胡。连队不时举行文艺演出、篮球比赛等活动,活跃了生活,提高了部队的士气。

战士们虽然远离父母家庭,但无任何思乡情绪的表露,保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圆满完成连队的各项任务。我想这与人民军队重视思想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由于这些工作和文化活动,我个人也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高,并多次得到连队领导的好评。革命军队是“革命大熔炉”,锻炼培养了许多干部,部队把我从一个普通青年培养成为共产党员,退伍回地方后我被分配到机关工作,成为一名机关干部。这么多年过去了,部队的一切仍历历在目,使我终生难忘。

港湾渡口  
李美杰画

## ■岁月风铃

## 怀念岳母

□王明泉

女儿为我洗脚时,我想起了岳母。

岳母离世已有二十多年了。她在我与妻子结婚时就来到我家,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她在我家的点点滴滴情形,至今仍记忆犹深。

岳母是清朝末期出生的女子,曾裹过脚,虽没到“三寸金莲”地步,但脚板和脚趾都畸形了,走路困难可想而知。我记得,我们住在老医院时,有一年的秋末冬初的一天,天气已经有点冷了。突然下起大雨,眼看要下班了,她急急忙忙给我送雨伞和衣服到单位,自己的裤子鞋子全湿透了。这样的脚,要走这么远的路,可想而知,当时她有多难。因为那次受了风寒,本来就有气管炎经常咳嗽的她,当夜就咳嗽发热了。我劝她到医院治疗,大概是怕花钱,她就是不肯去。那几天夜里,我天天睡在她身边,为她输液,扶

她吃药。痊愈以后,我给她洗了一次脚。自那以后,再也不许给我送衣送伞了。

女儿一周岁时,患小儿腹泻,在宁波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医生为女儿打针,女儿哭,她也哭。每次医生发来病危通知,就把外孙女抱在怀里,泪流满面,生怕外孙女会离她而去。无论医生怎么治疗,孩子一天不如一天,她到处打听有没有办法止泻,最后,从邻居阿太处打听到一种叫奶浆草的草药能止泻,她就拿了支老阿太给她的草药,到田畈山野里找。草药采回来后,洗干净后放在药罐里煎,药汁煎出来了,她先尝尝苦不苦,加上红糖,一口一口地喂,一天一天地喂,许是岳母对外孙女的感情感动了上天,女儿的病奇迹般地好转,最终康复了。

有一年初冬,苏北的大姐要下乡,女儿还小,要岳母去她家暂住段时间。开始她答应去,当我送她到宁波火车站时,她突然说:“明泉,我

要回奉化。”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工作忙,就有可能三餐无着,时间长了,要生病的。还有小外孙女体质还弱,我走了,她一定要哭要闹。她离不开我,我也不忍心离开她。再一个原因是我有气管炎,在这里有你们两个医生在,可及时医疗,苏北冷,一咳嗽发热就难了。到明年天气热点了,再说吧!就这样,我们提着行李回来了。

第二年春天,我送她到苏北盐城大姐处。十月中旬,大姐来信说岳母要回来,叫我到杭州北站去接车。那天近五点钟,才看到两老出来,岳母气喘吁吁,岳父又流火发作,难以行走。可是,当时已经没了公交车,也找不到出租车,没有办法,我只能手里提着行李,扶岳父走上三百米,再回去背岳母到岳父处,然后再扶岳父走三百米。如此反复了不知多少次,最后碰到了医院的同事,在他帮助下,才赶上杭州到宁波的晚班火车。到车上,我看岳母

气急得面部发紫,给她轻轻拍背后,吐出好几口浓痰,才好些。当时,我真盼早点到家。到家后又是打针又吃药,她才慢慢恢复。

岳母在我家时,我值夜班回家,她为我准备了饭菜,叫我吃了饭就休息。她坐在门外,不允许孩子大声吵闹。平时,我经常因为手术不能按时下班,她总是把我的那份饭菜放在煤球炉上热着,不让我吃冷饭冷菜。

岳母把心都放在我和我的儿女身上。衣食住行安排得妥妥帖帖。我与爱人工作忙,家里什么事都靠岳母。我们把工资给了她,她从不多花一分。直到她走前那天,我女儿还睡在她身边。

我与岳母的感情超过别人。二十几年没看到岳母了,非常思念她。去年清明,我们到了她的墓地,当我看到岳母的照片,就跪下哭开了。“妈妈,我好想你。”



青云新貌

胡美恩 摄